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七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七

宋 吕祖謙 編

雜著

告友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

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於

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别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别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記客言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鬬會明老弱畧盡士卒爭獲過當惓已疲晝軍始徐皷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来鬬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黄德和使

屯西坡且以張嚮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来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不足為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便平曰獨去審易即有險欲誰倚邪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来應死也太

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軍軍聞應来白開壁欲内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隅壁門問曰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来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立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審如舍人語取符驗来應曰應為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来正為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来繫屬重其輕去就必得一

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曰執應縛
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
大殊不敢去應速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
人勇當萬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欲
避兵自完如何軍歸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比軍隨
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
信以為德和審来即鼓起士戰連三北德和軍竟不来
應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持大鐵梢横突之

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比時賊使人持大索立髙處迎應下馬下輒為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十餘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脱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太尉失軍不還邊大驚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及四萬獨德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

天子思平等失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邉鄙有
事卿大夫為朕率身戎行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
監軍卒敗邉事朕唯一二将帥失身鼓鼙終無慰朕西
顧惻惻之念其贈将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聽以父
兄任為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
餘輩與俱各解甲吮傷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
樹旁良久望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皆
呼曰舍人捨我徒邪應愈促馬顧謂趨還州来應及環

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黃德和斬已從坐死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緣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言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時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臨淄尉考詞　黃庶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狀視他縣者纔

幾人而已前件官爲尉葢有助云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傅堯俞

夫尉職捕盜而賞罰最著唯用得失多少爲差汜水縣前山溪而大河横其後舊多椎埋爲姦今周歲無盜非畏尉而不爲乎顧不賢于得盜多者哉雖賞不及尚宜優其課等可考中上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傅堯俞

古者三載考績今則歲第之非責吏事嚴切謹密者哉

前件官兩會其課有勞無疵亦可謂勤吏矣可考中中

録事參軍考詞　傅堯俞

紀綱掾地名右曹職典諸事竊比他局宜須得人前件官檢身廉平臨吏精敏載第其課衆謂為能固當少褒且勸不飭可考中中

道旁父老言　王令

道旁父老鬚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過而嗟之父老曰小子何為嗟答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

寒飢筋力已疲不肖竊有志者故敢嗟父曰子來前吾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韴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荅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者游惰之民爾雖然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償租賦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為老人者尚有罪邪謝之曰翁無多怨歲饑爾奈之何父怒曰饑何罪邪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來九皮而歸曰羊病

死奚救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邪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自訟　劉恕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

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

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静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而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

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羸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

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絶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述醫　　龔鼎臣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

久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
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癘疫
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
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
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
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氣之毒
日相熏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
外不敢望其門廬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

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尚得一巫覡守之其窮匱者獨僵臥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絶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它繇覡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覡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内神鬼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内也今不務除疾於内而專求外福之来及其甚也其存卹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歟夫稼茂田疇為螟䘌所害唯

能悉除螟蟘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奇貨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梃或殺或捕則貲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冒陰陽之氣輒遇癘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脈投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昌異不除螟蟘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貲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為事要先朝編緝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間述時疫之狀實為纖悉及慶歷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

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為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誕而天性命愚實憫之令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跗之道以正紕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慮巴賨之俗尚安故態不知醫効之神倍禱淫祀之鬼故刻詞以告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述

吊鎛鍾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鎛鍾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孔總三十六于鼓鉦舞銿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郡得背時器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吊之以詞予悲夫鎛鍾鼓樂之器

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詭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美姬夕為焦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蹪清餓和黙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還於一氣傳曰黄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鎛鍾何世所

為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孔厥音琅然小大隨叩㫖所挺之瑮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簴之一辭遽月宏之幾設幸陽德而水涸天日怳其復覯謂庭貢之是克獲効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劒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劒趙璧隋珠揵為之磬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澤之孤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棬破鏡鈌

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瘞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刻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畀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為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鎛為鉦

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鬲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褭蹏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劒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沒草亡木卒嗚呼鑄鍾又將奚卹

責沈文貽知默姪　　陳璀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

易而為齊然而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
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
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
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
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
睎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
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
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

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尼而彼不知
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
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
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髙亦孔門之所
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
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顔
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黙
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来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見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内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来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

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七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對問

應責　　柳開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猶貴尚之孰從之子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

矣栁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徳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豐於已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徳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徳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

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棲棲草野位不及身將已言化于人胡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髙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

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遊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宫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非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

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答客問　　尹源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為大曰無過為大客曰過之為言失中之謂也為臣有是則悖於事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為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為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

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為宰相為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
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為郡
為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
去曰吾知奉法爾違乃辟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後無
過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外相濟
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敝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
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
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冐下之謗若此者不惟

時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姦臣本於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崔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為已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姦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為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

責其心術斯得矣

諭客　　劉敞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遊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葢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勲流於竹帛盛德載於黎庶歴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騖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

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絶主上不怡邉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鍾鼓之娛不勸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挈奇俊兼聽天下恩涵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臥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

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世淪懐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潔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意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

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雎盱拳曲空言
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興馳
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行
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藋之食目
無韶曼耳絶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
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
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
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扈氏之兵

成湯造攻於牧宮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恩滲於時雨厲威桀於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停截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為之差減赫赫之號不為之減裂適足以增其嶶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於盛德邪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隕假命頃刻親戚不言思得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埸此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閲於詩禮介冑之卒奮

於軀兇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
已集矣於是乎虎眪鷹睋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之弩
决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爓曽不移息而可
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乾乾夕惕勞於求
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髙傅説之流藏於
巖野伊尹大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
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
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

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来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咈排觸者無所忌髙爵重禄或富或貴鑒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末夷羣凶之尚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令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覲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黒子之著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説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

橫溢寰宇之内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蠢之氓困於戈鋋積尸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剥者盖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以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肆其儀參於六經表

於萬年澤漏於重溟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平世孫吴於異類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絶於聖治客徒笑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而謝曰荒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反求齋對　　謝逸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

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
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
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
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
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尤貢也
何隣之子曰子無怒國人之尤已也子能為盜故亡物
者必尤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
且闔户不出矣儻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

楚人儆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已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已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已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已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惟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曰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李子名紱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三山移文

宋　白

三山之英十洲之靈排烟拂霧勒移山庭夫以逍遥玄俗之姿縹緲飛仙之狀控白鶴於雲末驂青鸞於天上吾方知之矣若其冥冥帝先杳杳象外厭浮世而龍攄曳天倪而蟬蜕聆白雪於太虚挹流霞於上界因亦有焉豈其佟靡輕浮猖狂迅速習夏癸之奢用商辛之酷將大道以為戲勦萬民而逞欲何其謬哉嗚呼龍馭不存鼎湖長往萬古千秋英靈肸蠁世有秦皇爰及漢帝

既崇登高益驕益熾然而貌學希夷情忌禀龠竊祀神山濫封東嶽汙吾真風輕吾上藥雖篤志於仙林竟無心於天爵其始至也將拍洪崖挹浮丘捐百揆棄諸侯鼉梁架日劒氣凌秋或思玉皇可接或憶金仙共遊及其妄說斯行貪誠彌勇智刃揮霍靈臺飛動乃閱意元元以不治仰蒼蒼而是求蕪昭何足比子晉不能儔海隅窮奢世上汎樓船而濟重溟建祈年而侔大壯蘭橈頟其天風桂棟凌乎辰象望仙闕而何極顧人寰而

如喪至其儼霞冠垂珠綬履鳳文之舄列蛟龍之繡焚
百和於筵上輝九華於坐右羽旆爭聳瑤壇競開丹臺
紫府在何處白鳳青鸞猶未來大寳非貴三清是屬恥
萬機之瑣屑隘六合之局促將紀號於真圖任銷聲於
帝籙希風七十君委政三十轂使我徒費步虛當輕舉
徐福不歸安期誰侶文成五利並虛詞太一上元徒延
佇至於栢梁灰燼承露飄零甲帳空兮暮烟怨羽人去
兮秋風驚昔求長生躋壽域今見委骨在窮塵是知碧

海汪洋瀛洲浩渺方丈爭奇蓬萊竦峭慨沙丘之云云悲茂陵而誰弔故其露慘長寒風啼自咽秋草凄凉春花愁絶嗟羅綺之皆空嘆池臺之已滅且夫奄有神器化育羣生將天地以合德與日月而齊明豈可使鳳扆寂寥龍圖銷毁帝道荒蕪天潢泥滓遊心於幻路教臣民而以詭宜扃玉洞掩天闗揚大霧湧驚湍隔祅風於海上杜妄魄於雲端於是瞋波如山怒雲寡色斥二主之訛謬警後王之道德請為治世君無俟賔天客

跛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乃得跛奚蹣跚離疏不利走趨頷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鷄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

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
坐而睨之小大俱㢘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
絶利一源攸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
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来前吾為若詔
之汝能與壯士抜距乎能與羣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
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闚門之
内固無所事此令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
作不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鎗瀹釜料簡蔬茹

留精𪓐㸕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煑餅
深注湯和𪎊勿投醯虀臼晚用薑葱涤不欲焦旋葅不
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烓水沃沸㪶斟
酌鄉芼生熟必告姨嬸臨食爬垢撩髮染指䑛杓啜截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闗白食了滌罷三正三反揿拭蠲
潔寢匙覆梡陶瓦絲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壯狀相當日
中事間浣衣漱𥙿罷織罷凈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
增色梔鬱為黃紅螺蚜光挼藍杵草茅蒐橐皂礬胰粉

白無不媢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
牛羊下来喚鷄棲桊撑拒門閾閒護草竊飲飯猫犬堙
塞鼠穴凡鳥攫肉猫觸咼犬䑛鎗鼠窺甑皆汝之罪也
春蠶三卧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
任絺綌錫踈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
一纓亦有餘暑時藴蒸扇凉蜜水薫艾出蚊水盤去蠅
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懐弾敺嚇飛鳥無得吮嘗日
使殘少姆嫗罵譏詹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

抑痛炙手擱湅無事倚牆鞵屐可作堂上呌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凫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黄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連珠

連珠二首

徐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

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捘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徂来不易其貞弓矢載櫜董澤不踰其利

連珠一首　　晏殊

時平徳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晉公也

連珠一首

宋庠

山有梗梓之材居山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麃有騏騄之乘掌麃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建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麃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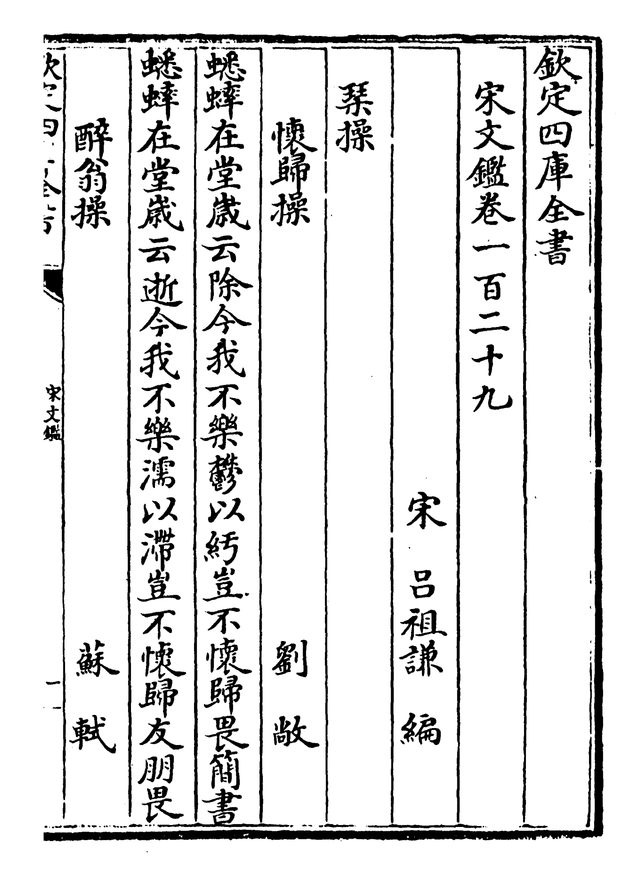
連珠一首

劉攽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

桀詐桀可容於儌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琴操

懐歸操　　劉敞

蟋蟀在堂歳云除兮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懐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歳云逝兮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懐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輙欣然忘歸旣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實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絶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遵亦没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

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應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田囦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弦

於忽操　　王令

劉表見龎公將起之而公不顧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

我可歌乎既歌命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瞽曠之耳聾者亦有耳一本作塞何有於聲東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以既覆兮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眄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繩以聽人兮雖班輸亦奚以爲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榱櫨桷榱之累重顧柱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誰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之吾方饑而羈謂豕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方饑而後噫噫雞豕兮死以是兮

畫操孟子去齊舍於晝作　林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兮其去何為吾行或使矣止或尼之毋嗟吾行矣於此遲遲棄其量餔兮龠撮安施鈞石則委兮亦何用於銖絫顧瞻洛嗟兮人曷余疑嗚呼余歸兮已而已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鑒黄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荐至舟車輻凑以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法天崇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人旰食視朝俾精求於理本

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謡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壟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賮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十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彊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

彰周寢之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緑林屏息絶吠犬以堪驚玉燭勻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絶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梗柟杞梓之材召丹雘圬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横螮蝀以蜿蜒瓦疊鴛鴦而迤邐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峩足以明

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威兒郎偉今茲吉日將
畢奇功爰自抛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堆餅餌以
如山巵酒飛肩盈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羡於單醪實
腹而飡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
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抛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
未央宫
抛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

偏高低

拋梁南跕鳶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雀嵬銅柱

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絶漠胡無人待上陰山

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顥氣何蕭爽歷歷天邉種白榆亭亭雲際

峩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

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宮庭之像屬森森天府之賔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絕冠攘夜戶而從玆不閉人無爭訟圜扉而自此常空百姓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之千秋萬歲

長端拱以居中

英宗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築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三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遡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巳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

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
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重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
考惕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
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
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謡
兒郎偉抛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
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抛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鐶方自執大

兖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抛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閒嶺徼萬艘輸賮引江潭

兒郎偉抛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抛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輦年年往

兒郎偉抛梁下萬靈贒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

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寳命靈長松茂獻兩宫之壽

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彦朝廷表幹之良家傳

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鑚祝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履常

夙夜在宫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

此東州稱為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既成

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間

出地滋壂闢歲嗣豐穰里無愁嘆之聲吏絶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草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靚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架聽於輿頌落此成功

抛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令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抛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隮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

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日長隨
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鬬及明時千里河山
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岧嶤逮千丈房心瑞璨近簷楹海岱摧藏
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墻

不容鋳

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盆纍鎌割家有囊廪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尚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余靖

逋播未播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遭廻茍或責其容姦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祇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饑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因毆之鬬方勞眷彼導塗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然肯來憂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謀合原其執心網恐論於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簀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為已囚其亡命雖追捕以攸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捕逃之黨未除遠

令適我瞋眩之求不濟則欲怒誰職且畀於追胥罰難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随甲而往

余靖

恊謀抵禁法有減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踰數仞之墻因而從之遂罹三尺之法自跌明慎猶啟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旣沷而自履前王著令徒攀共

犯之條君子嚮儒盡守獨行之節郡府寺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懲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遠云職汝之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咎將誰執戚實已招視籬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為過别冒漢家之網或異首科自絶蒲人之袪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丙為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

不許　　余靖

位縻王爵固有彞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旣高閎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鵲印傳家蟬聯襲寵斗樞蹄貴旣升八座之榮社土啟封遂及一經之嗣胡為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位勳崇三品請頒立槊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況乎尊有壓甲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

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恩榮晉至任旌高顯之勳
制度問愆宜喜椒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載記傳
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祭戟寧闕於再領必梂
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於所
止亦何怨於相隨乙德之不修動而有悔安身克謹當

從嫡寢之間居外尤非自比遭喪之變眷惟益友深達
彛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吉凶五禮遂矯辭於禍
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度燕衣將亂
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絰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廢
言所期克舉其儀孰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
縗裳揖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笫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
於知生況彰終夕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興
言偃之非問疾同辭宜守仲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

何

乙為政請隳都城識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余靖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啟見機之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羣方推許國之忠遽展濟時之略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啟寇戎之害式陳良筭允叶明謀庇民無假於深池頹墻願填於濬洫且赫連定覇雖增蒸土之勞士

爲知權寧慎實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能九攻閉觧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有在邉之譏蓋虞乎讐必保馬盍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憖由也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離本任

余　靖

食檗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

官遂不忍於潔巳丁也才高有立秩滿將遷飛鳳銜書
亦既榮於寵命觧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
期曾厭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挂府丞之魚
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晨何乃肆貪
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是遵途特山陰之一錢當
思勵俗徒欣茍得豈曰能謀重耳受飱蓋當於旅食叔
魚反錦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
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啟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

離境壤終喪庶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令問曰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謂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鬭不致傷敕許在村了奪耆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　田

令親民而毆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釋一

醉忿相歐笞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相失之交
歐民於善而責士以君子之道者也仲尼為魯司寇赦
父子之訟漢馮朝韓延壽不肯決昆弟之爭篤於親而
故舊不遺其義葢一耳甲之所為於古為能教於今為
應法不可劾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
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
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輕

王　田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猶得
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内使雖遐遯幽陋之
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若然書稱商周之盛王聞小人怨
詈乃皇自敬德不以風俗既美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
也則此律所禁葢出於秦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
而降其義甚重傳禮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
許自訴而七出義絕和離之類豈有穴怨顧恬然藉衽

有司所席之所知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憝矣宜如

論已若夫減所告罪一等甲缺首以律附經竊謂非

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缺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

宋　呂祖謙　編

題跋

跋放生池碑　　歐陽修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

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

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

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
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
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
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茍如
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修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

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

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剥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仅之山石爾故特録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修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

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葢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

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

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没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修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閒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絶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

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竒詭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髙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翺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

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

老嗟𡙇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

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僇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謟者也豈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矣

書种放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

名旣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侍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名之辭疾不出上即

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内供奉官周班
齎手詔名放放應名旣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
什器御厨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
還山上輒為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
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
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
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
立豈藉其虚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延世

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為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捨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鋭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鋭鋭父宋國公瑀尚無恙而太宗勑有司為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定省朝夕所以養也

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
太宗乃即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為襄城公
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棨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
於尊者為榮也今舅之門既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
是婦抗於舅而為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
終辭不可奪太宗乃勑以公主棨戟并施於宋國公之
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畝之中而不敢
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

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為甚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壻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尚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為治也而使人倫詩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

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效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葢亦别居耳葢襖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能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

子豈敢愛其道鶩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

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

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

以亡箕子不忍言商之惡以存亡國宜告之

徐氏錄為得馬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

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

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恠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

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別於後

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書沿淮廵檢廳壁　傅堯俞

廵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

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面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修舉民倚之得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手其間傍與它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繇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旣至頗革前弊約身庶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頹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

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示壯大若益堅其廡益厲其嚴雖亡是聽不害居是聽不媿茍改其廡弛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瑰琦更盛於今日亦奚以為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其廡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棊屋未豐於是廳棊屋未華於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王安石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嵗時甚謹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閭不遠數步門宇不崇奠享不恭人之至者嵗無一二予甚疑乘間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為害予曰嘻來吾語爾侯為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歆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

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為邑之長嚴為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絶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為奔走乎怪妖之庭况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俟之廟

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佚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為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

活爾父母莫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為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

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甞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

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

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

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敘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

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此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為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為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

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葢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絶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為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説雖存然不能為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憒然莫識承平日久人

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浸微矣按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為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説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

士試於禮部為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畧厭煩趨易行將泯絶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説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以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

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
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髙勳美德襃贊流於萬
世元凶宿姦貶絀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
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
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寘
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
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
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

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熈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褊狷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遥隸局中甞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黄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閲小説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犠至未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

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熈寜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痹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羲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禄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頗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絶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

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

為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删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